

街面忆往

机场路段的两辆半汽车

朱玉成

从1960年到1975年,在现在的机场路段,常年只有两辆半汽车来往。有人会问:怎么会是两辆半汽车?

原来那半辆汽车是指殡仪馆运遗体的车。那是一辆老式的上海生产的汽油三轮车,驾驶室只能乘坐一人,没有方向盘,方向把是手把,不是汽车又似汽车,所以人们戏称为“半辆汽车”,常年拉着铁盒子。那时的公路是沙土路,很不平坦,那辆车的车厢也是铁板的,跑起来不断发出铁盒和车厢的撞击声,在一两公里内,人们都知道这车又来了。人们都戏称它是一辆永远不需要按喇叭的车。车上常年坐着一个老头,是司机。

那时候,人们到烟台市区办事都希望有汽车捎一程,汽车司机也非常注意路边的行人,如果有熟人,会停车捎上,如果没留意开过去,会得罪熟人的。很多人很想结交司机为朋友,因为生活之中,他能处处帮上忙,给你解决很多困难。唯独那位开三轮车的司机不受人们待见,他的车无人敢坐,更没有人托他捎东西。他也很有自知之明,在出车的路上,即便偶然路遇熟人也是一晃而过,没有人会抱怨他。单位也很放心,这辆车永远不会干私活,这位司机也讨个清闲。

另外两辆车都是载重2.5吨的南京嘎斯,一辆是烟台师专(现鲁东大学)的事务车,专门负责食堂的采购,每天都拉一些米、面、粮油、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。另一辆南京嘎斯是原烟台外贸局下属企业水貂厂的汽车,每天负责运送几万只水貂的食物,主要有鲜鱼、蔬菜、苹果、奶等营养丰富的食材。当时要用貂皮换取外汇,所以我们都戏称貂的伙食堪比飞行员的水平。

水貂厂就建在我们村庄的土地上,村里老的少的都认识这位司机何师傅。大家见到他会非常热情地打招呼,如果推着苹果和洋梨下山遇到他,会停下给他几个苹果和洋梨,以此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。何师傅也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,在路上遇到熟人,都会停下车来,捎上一程。

那时郊区没有公交车,人们也没有自行车,到市内办事都要靠步行,所带的物品都要靠手提和肩扛,所以到市里办事一般都是一天,回家后真是人困马乏。如果能遇到何师傅,那就走运了,两个小时的路程,十几分钟就到家了,这个南京嘎斯是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了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,这条公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小推车和马车,路边是步行到市里办事的行人,偶尔能见到的汽车,就是这两辆车了。1976年以后,拖拉机成了运输行业的主力军,它取代了人力小推车等运输工具,我们到市里办事,也可以乘坐拖拉机往返市区,出行方便多了。

1982年,烟台9路公交车正式在火车站和黄务区间运行了,给南郊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后来,那条路几经拓宽,成了现在双向六车道的机场路。如今各色汽车承载着美好的生活,在平坦的大路上疾行,对比以前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往事如昨

被遗忘的保险灯

魏青梅

一下午我都在这间储物室里翻腾,找寻一只旧油罐用来插野菊,明明记得它在这里,却遍寻不见。哎,那些搁置不用的老物件呀,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,总以为它在原地候着你,待某一日忽然想起,却不见了踪影。

我失望地退到门口,仍不甘心地把整个屋子又仔仔细细扫视一圈,猛然间却发现了它——一盏悄悄隐藏在角落里的保险灯。它像个甘愿享受寂寞的老人,静静地坐在货架最顶端的一角,泰然守护着这一屋子的陈旧。它似乎并不在乎我们对它有意无意的遗忘,年复一年积累的尘埃反而成为一件旧罗衫,遮住它历经沧桑的身体。

保险灯是一种有玻璃罩的手提煤油灯,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,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照明工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,来不及拂去灰尘,赶紧拍个照发在家族微信群里。哥哥感慨,他很小的时候,经常在晚饭后提着它跟随母亲去队里记工分,这一晃就是五十多年过去了;姐姐说,小时候时常提着它跟母亲去田里分粮食。

姐姐的提示使我依稀忆起当年的情景:夜晚的山野里人声嘈杂,盏盏灯笼如点点红色星星在黑暗中晃动。母亲把家里仅有的这盏保险灯递到我手里,让它陪伴我看守一堆分得的玉米,然后匆匆忙忙领着姐姐追随大队人马奔赴下一块地。嘈杂声远了,点点灯光也远了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,四周是无边的黑暗,唯有秋虫啁啾。我听得到自己“咚咚咚”的心跳声,拽住保险灯的手心里慢慢沁出汗水。我不敢看别处,只有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这盏灯。那一刻,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来说,它不仅仅是一盏灯,简直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,在黑暗的旷野里把一个小小的人儿支撑得强大起来。等母亲和姐姐由远及近喊我的乳名时,崩紧的神经瞬间松开,泪水夺眶而出。来不及委屈,偷偷擦去眼泪,因为我要做个既懂事又坚强的小孩儿。而在我频频被当做一根“标签”留在一堆玉米或者地瓜旁边时,八岁的姐姐已经在帮母亲拉车了。她十岁就能独自用小推车往家里推玉米,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。

我端详着这盏锈迹斑斑的保险灯,感觉既亲切又陌生。

父亲见我的眼神里充满疑惑,主动前来帮我释疑。原来,这盏灯是父母婚后家里添的第一件重要物品,算来也有六十年了。当年父亲在外面上班,在生产队干活的母亲几乎每晚都要用到它。它为母亲照亮无数个黑夜的同时,也是我们家的一盏平安灯。因此,这些年不管搬了几次家,这盏不再需要点亮的保险灯始终未被遗弃。

奶奶家里曾经有一盏真正的德国造保险灯,是走南闯北的爷爷买的。爷爷当年虽是富裕人家的二少爷,却是远近闻名的正人君子,他行侠仗义且有勇有谋,年纪轻轻就颇受人尊敬。他聪明过人,推牌九打麻将极少有输的时候,被称为奇人,但他懂得适



乡村记忆

晒艮瓜

刘宗俊

到了霜降节气,山上的地瓜、芋头、豇豆、绿豆等收回家以后,忙碌了一年的农民终于有了长达三个月的冬闲时光。

母亲是闲不住的。“秋半天”的十月中旬,等母亲把地瓜、芋头、豇豆、绿豆都收回家晾晒放好,把花生送到油坊打回来油后,她接下来的主要营生是晒艮瓜。

母亲把地里种的小白萝卜推回家,一个个洗净。原来沾满泥巴的小萝卜,一个个像人参娃娃一样,胖嘟嘟、水灵灵的。母亲把晾干的小白萝卜切条放到大盆里,放上食盐,沥干水分后放到院子里的席上,慢慢自然晾干。白色的萝卜条在太阳下慢慢变黄,经过几个日头的风干,就成了艮瓜。艮瓜是饭店里深受食客喜爱的小凉菜,艮盈盈的,是下酒的酒肴。母亲做艮瓜,洗、切、晾每一个步骤都很细心。晾晒前,先把白萝卜根须等剔净,再仔细地摊在院子里的篾席上。我有时想,同样都是往外卖,别人家的直接贴地放到院子里或平房上,啥也不铺,泥土、草棍掺杂其中,有时猫啊、狗啊、鸡啊也在上面跑,眼不见为净,买家也不能实地来看,还不是照样卖出去了,价格卖得一点儿也不低,何苦受那个累呢?母亲说,人在做,天在看,这个活是个良心活,要将心比心,不能做昧良心的事。虽然我们家的艮瓜在市场上的卖价和别人的一样,但来我们家的都是回头客,有些人家的艮瓜黑乎乎的,母亲晾晒的艮瓜却黄澄澄的,吃过的都说好。我们自家吃的也不是特意留出来的,而是直接随手抓出来的。

切晒艮瓜只是母亲冬闲时的一件零星活儿,母亲大部分时间还是被叫去到邻村的草莓大棚帮着栽草莓,忙时连着几个中午都不回家,有时这家还没干完,那家又提前来打招呼了。看着她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似的,我心想,80多岁的人了,连着在棚里弯腰干活,年轻人都吃不住劲,何况一个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人呢?话是这么说,但时不时地我们姐弟俩谈论起这个事来,也由一味地反对到慢慢地接受。看着母亲出去干活,与人说话,心情也好,真让她在家闲坐着,没病也会闷出病来的。

在母亲眼里,不到天寒地冻、雪花飘飘的天气,她手头就有忙不完的活儿。用她的话来说,除非挪不动腿了、干活直不起腰来了,否则让她闲下来真比要她的命还难受。

可而止,绝不沉溺其中。爷爷性格孤傲,蔑视那些啃老的纨绔子弟,与奶奶成婚之后就分家独过。因为打休干农活,他总是背着奶奶偷偷雇人干,自己则走南闯北做点小生意。后来爷爷赚钱买了我们村第一辆自行车,跑去几十公里外的龙口港载鱼和虾米、虾皮回来卖,然后用辛苦赚来的钱买各种稀罕物件:进口座钟、戏匣子、铜茶盘、茶具……其中就有一盏德国造的保险灯。闲暇之时,品着茶眯上眼睛摇头晃脑听戏。偶尔手痒了,吃罢晚饭出去玩几圈牌,享受着乡下人很难苟同的“小资生活”。我想像,当年身穿长马褂、头戴大礼帽、仪表堂堂的爷爷,手提一盏崭新的保险灯往人群里一站,那是何等地与众不同。

保险灯除了照明之外,在老百姓的心里还有保一家平安的寓意。可是,爷爷亲手买的这盏保险灯,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平安。

爷爷就吃亏在他的胆大上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,他竟敢独自一人前往大连为村里购买榨油机,从此一去未返。爷爷的失踪把这个温馨的小家推入了冰窖,而且,当时四叔尚未出生。因为在月子里每日以泪洗面,伤心过度的奶奶患上了折磨她一生的头痛病。此后,曾经养尊处优的奶奶只能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,爷爷买的那些新鲜物件,一件一件被换成了糊口的粮食,只留下那盏保险灯。为了养活孩子们,奶奶踮着半包的小脚,昼夜交替去淘金坊推大磨。夜晚,是那盏保险灯帮她照亮回家的路。奶奶整夜整夜睡不着,守着一盏孤灯做针线活,固执地认为爷爷一定会回来。有时忽然听到熟悉的敲门声,赤着脚跑出去打开门,迎进来的永远是满眼的黑暗与钻心的失望。一直守到油枯了,灯灭了。奶奶离开以后,那盏保险灯也消失不见了。我宁愿相信,奶奶是提着它与爷爷团聚去了。

父亲说,相比那盏“德国造”,眼前这盏灯小了许多。它身上的灰尘早已凝结,升降的开关勉强可用,父亲卸下熏黑了的玻璃灯罩让我拿去清洗。我捧在手里,一个很轻的灯罩而已,却感觉像托着几十年的光阴那般沉重。打开水龙头,清凉干净的水冲不掉陈年旧时的烟尘。我突然心生悲凉,这是当年母亲点亮的煤油灯留下的烟痕呐,我能回想起母亲调亮灯光时的眼神,温柔而暖。

保险灯已然成为一张夹在时光相册里的旧照片,生长在霓虹灯闪烁的新时代的年轻人,或许连这个名字都未曾听说过。那又如何,它之所以可以坦然面对如今的人间灯火,是因为曾经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有过灿烂与辉煌,这,就足够了。

我把保险灯放回原位,像放置一段前尘往事。它已无法重燃,也不再闪亮。日久天长,我仍然可能慢慢把它忘记,但是,它的的确确在岁月的折痕里占据着重要一页,不会被历史遗落。保险灯早已经有了自己的归宿。